



一曲迎春万序新

●余 敏

披着清晨的曙光，几只棕褐色的麻雀在对面楼顶上飞来窜去，浮光掠影打破了原本静谧的空气，同时伴随着清脆的鸟啼声，趁早的东风款款拉开了春的序曲。

从窗边望去，楼下的公路像是退潮后的沙滩，前几日道路两旁停得密密匝匝的车辆次第退出，路面也显得宽敞了许多，留出进退自如的舒适空间。那些驱车离开的背景，兀自哑巴着意犹未尽的年味，告别了春节的热腾与喧嚣，伸展着春而复始跃跃欲试的心情，重新驰入了滚滚红尘。

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人们争先恐后地走出家门，来到大自然中捕捉春天的气息。

河东有一排柳树，垂着光秃秃的枝丫，细细的枝条上绿苞刚刚萌芽出不易察觉的蛛丝马迹。而河对面却另有一番热闹景象，放眼望去，两岸的柳暗与花明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只见对岸两株玉兰并排而立，一株盛开着白色的花朵，形似冰清玉洁的莲花，又像挂满了洁白无瑕的灯笼，另一株则是紫红色，全都肆意舒展开大朵大朵的花瓣，迎风摇曳，神采飞扬，极具清新淡雅的美感。

紧挨着的是几棵贴梗海棠，团团花朵涂染着猩红的色彩簇生枝头，花开似锦，明媚动人。“自今意思谁能说，一片春心付海棠”，那些花儿蛰伏在萧瑟的寒风，穿越了冬天的冰凉，如今站立在春天的枝头，映照得这个世间瞬间就明亮温暖了起来。

陌上花开，怎么少得了打卡的人流，李姐说城郊的樱花园开放了，于是相约前往。一脚踏进园地，满目都是开得正热烈的大片粉黛的樱花，那一树一树的烂漫，让人如痴如醉，无边的春色扑面而来，像措不及防撞个满怀的笑颜。人们三五成群，站在樱花树下，或仰望，或低头，或轻抚，或细嗅，带着款款深情迫不及待地与这片浪漫的樱花合影留念。

勤劳的小蜜蜂也闻香而至，它们扇动着翅膀嗡嗡嗡嗡在花间留连，无意间惊动了一阵樱花雨，点点花瓣随之落下，犹如飞舞的粉蝶，瞬间蜂环蝶绕，缤纷满园。

无边光景一时新，职场人员整理着装抖擞精神，对着镜子露出春天般的微笑，学生们开始穿上校服，背上洗得焕然一新书包，迎着朝阳整装出发。在这渐次绽开的春色里，每一个人都带着希望，满怀憧憬，不负春光，生机蓬发，去追逐自己的诗和远方。

流淌的空气中传来一曲春天的合唱：春季准时的到来，你的心窗打没打开，对着蓝天许个心愿，阳光就会走进来……

你是我生命中的迎春花

●也 夫

你不是那春梅
开在料峭的春风里
开得冷峻
开得暗香浮动

你也不是那桃李
开在田间地头
开得夺目
开得如燃烧的朝霞

你带我进入春天
从冰天雪地而来
从磨难之中而来
从绝望之中而来

你怀着柔情
你怀着期冀
你怀着梦想
你怀着灿烂的花期

你让我动情
你让我新生
你是我生命中的迎春花

千年荣昌

●张辉文

你从盛世大唐铿锵走来
披着旭日东升的霞光
推开昌州朴重的城门
迎来海棠妩媚醉人芬芳

织女布浅浅的吟唱
在蜿蜒幽静的濠溪河流淌
陶工穿梭低沉的呐喊
在绵绵起伏的鸦屿山回荡
香霏阁顶层雾飘渺
如你轻摇折扇风流倜傥
沧桑划过千年烟雨
一叶轻舟
驶入梦里水乡

一梦千年，天下荣昌
物华天宝，痴情难忘
千年荣昌，我的故乡
魂牵梦绕
愿你富饶吉祥

仰望春天

●李 陶 摄



春天还在精心梳妆打扮，春风就不及待催我启程，奔向梅州阴那山麓的桥溪古村。

驶出雁洋镇不久，汽车开始攀升，山上植被茂密，悬崖峭壁落差巨大，奇岩怪石千姿百态，气势雄伟，景象万千，阴那山不愧为粤东第一名山。行至山腰，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，好长一段路都不见人烟。正在纳闷之际，发现密林中一水坝拦住了山沟里的涓涓溪流，路牌标示：玉露天池。拐一个急弯，一栋栋明清风格白墙黛瓦的村舍或掩映在溪边的丛林里，或矗立在陡峭的山腰中。桥溪古村到了。

明末战乱时期，一支朱氏族人为了逃九族被诛之难，一路亡命躲进阴那山大山深处，待局势渐渐平缓下来，逐渐往雁阳东湖坝迁徙，后来朱氏八世祖万璜公发现桥溪村四面青山环绕，山涧清源涌流，且处于五指峰下茫茫起伏的群山之中，往西出口狭小，往东则背靠群山，构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，能确保聚居安全，便坚定在此卜筑而居。

藏身于阴那山脚下的桥溪古村，大部分房屋建于明清时期。针对山麓狭小的特点，朱氏先祖因势利导，背山面水顺着山势建造了不同形制的房屋，或依山就势在山腰垒砌石墙找平建房，或顺溪流傍水筑台而居，形成了桥溪村富有客家民居特色的建筑群。考虑到族人的生存和相互间的往来，根据山间地形，村中小道随形就势曲折蜿蜒，千方百计把能够整治出来的平地用来种植稻谷和蔬菜。

抵达时太阳已偏西，气温有点下降，但阳光甚好。小溪两旁一溜烟的紫色玉兰花开得异常热烈，像身着盛装的礼仪小姐，头顶骄阳夹道欢迎我们寥寥几位游客。逆溪流而上，微风中，一路繁花摇曳生姿，高低错落的民居在花影中时隐时现。恍惚间，好像误闯一部历史大片的片场，自己一下变成幸运的探场人，一睹时光正在用一个长长的镜头，将历史与现实娴熟地切换。

“哎呀”一声，把我拽回现实，原来踏上了木板栈道。木板已陈旧，发出的声音回荡在山谷。清澈的溪流静静地流淌，似乎怕我孤独，偶尔会以汨汨之声作伴，来一段俗人与山涧的美妙合唱。听到趺然足音，山谷欣然张开双臂给我来了个结结实实的拥抱。沿途以春谷、夏谷、秋谷、冬谷命名的简朴亭子，总在清幽的栈道边等我，早早把粗陋的木板凳擦得干干净净。如此无声的亲切，怎不叫人恋栈，让脚下陡生羁绊。栈道尽头是养心谷，再往前已无路可寻。踌躇间，满目柔情的树木和望不到头的青山好像在同声邀请：随便找条木凳坐坐吧，这是绿树的深情，更是阴那山的心意。

突然，一只归鸟的鸣叫划破凝碧的山谷，金色的余晖奋力挤过丛林，急切地提醒我：夜色会下逐客令的，归去吧，你的路我来照亮。此刻猛然明白，我不过是过客。起身那一刻的不舍，一下被古村升起的暖暖炊烟驱赶得无影无踪。

吃罢晚饭，与燕怡楼的主人朱能发闲聊，才得知桥溪村人不堪的过往，先祖亡命深山逃过一劫，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再来一劫，大家为了生存大量砍树烧炭，树砍光了，四百多口人还是要靠吃政府的返销粮才能果腹。感谢国家封山育林的政策来得及时，改革开放又让朱氏后人重生。现在好了，子女们都外出打工、做生意了，三四十个留守老人要么做点小生意，要么种茶养蜂，安安心心守好祖屋就行了。朱能发笑道：“还是老祖宗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！”

是啊，阴那山护佑了他们，使朱氏后人繁衍生息；改革开放成就了他们，为他们指明了走出深山的致富之路，在神州大地去施展拳脚。如今，公路修到了家门边，绿水青山依旧在，生生不息靠生态。遗世深山的古村正敞开胸怀，迎接一个新的时代。

告别老人，走出燕怡楼。古村灯火阑珊，深山万籁俱寂。没有月光的夜晚，阴那山显得更加神秘。抬头，星星在澄澈的夜空闪烁，仿佛在悄悄告诉我，桥溪古村前世今生的秘密。

桥溪村探秘

●沈治鹏



红粉佳人笑

●周文静 摄